夏至：清风几席前 长夏也安康

编者按：

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清昼长极，暑气浓浓，为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定的一个节气，古有庆丰收、祭先祖之俗。

夏至时节，青苔满地，莲叶出水，枝上蝉鸣声声，时而风雨，时见彩虹。炎炎夏日在郁达夫的笔下，有逍遥之法：“只教有一张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荫处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鼓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炎热与熏蒸。”

夏至绝句

冉俊雅

美好的春天让人觉得
无论怎样度过都是浪费，
灿烂盛大就像一篇辞藻华美的汉赋。而夏天，是声音的季节，雨打、雷响、蛙声、鸟鸣及蝉唱。当蝉唱在夏至日渐响亮，夏天成了一首绝句。

夏至，这是离太阳最近的时间，在北半球，所有的植物都已摆脱起跑的过渡，奋力朝一个方向奔突。绵长不绝的蝉鸣意在弥补每日白昼的减削，将日头抻长。带着生命的赞歌走进了夏天的心脏。

一开始只是不经意间在夏夜中听到宏大而细小的声音，若近若远，若来若去，丝丝不断，像隔水而望的乐队在演奏。从第一声蝉鸣开始，蝉鸣成了是一阵袭人的浪。儿时的快乐在捉蝉，在炽热的阳光里奔跑，爬上低矮的桑树悄悄接近正在休憩的蝉，这时候一定要屏息凝神，眼疾手快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蝉的身体，压住翅膀，立马有人打开铅笔盒把小东西关了进去。整个夏季，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强迫蝉从枝头搬家到铅笔盒来，但是铅笔盒却从来不会变成音乐盒，蝉依旧在河边高高的树上叫。夏至，蝉声的中音和低音更加嘹亮，保持着完美无缺的和音，仿佛这些声音里蕴藏了整片森林。童年，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声。

直到我忽略了蝉鸣，我的耳朵充斥着工作的抱怨声，餐厅的吵闹声，综艺节目无聊的笑声。或许是工作的缘故，更多的时候蝉鸣和离别联系到了一起。夏至也因为毕业季变得语短情长，这常常让我想起绝句的含蓄警拔。我又在心里重复了一遍《恪遵宪度》中的句子：“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之后便逐日缩短。这一天应该是蝉鸣最盛大的时候了吧！

它们用明朗的节奏，优美的音色组成合唱团在吟诵。这绝句既不是杜甫的“迟日江山丽”也不是李白的“流光灭远山”。甚至不属于唐诗宋诗。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它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诗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达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它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它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

蝉鸣本身不就是悲壮的故事吗？法布尔在《昆虫记》中详细的描绘了蝉的一生。未长成的蝉的地下生活了多久至今依旧成谜，不过在它来到地面以前，地下生活所经过的时间大概是四年。以后，在阳光中的歌唱只有五星期。因为蝉鸣我珍惜起夏至来，白昼最长的这天应该属于蝉的高光时刻。我们应当尊敬欣赏它那喧嚣的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唱着绝句一样平平仄仄平的韵，以只争朝夕的晚歌，为人们激情演奏出一曲感天动地的夏日绝句。

蝉鸣的艺术性让夏至的天空都洋溢在一种生命此起彼伏的强烈律动之中，如潮汐，如海浪，一波刚息，一波又起，激荡澎湃，前赴后继……

循着自然的路径

兰庭的兰

如果和自然进行过推心置腹的交流，你很难不深爱这种感觉：天地静默，万物奔腾，草木无言，奥义无穷。

我无数次站立在不同地点，抬头仰望形态各异的参天大树。在高山，在森林、在草甸、在公园、在古老建筑旁、在城市行道上。它们在春天抽枝发芽，绿意盎然；在夏天枝繁叶茂，葳蕤蓬勃；在秋天经受风雨考验，接受生命中某一部分的凋零；在冬天为保存水分而抖落一身树叶以求存活。

我欣赏大树的伟岸，也感叹树要成长为一棵大树，绝非易事。

初为树苗，必须具备长高长大的基本功能。在没有外物支撑或帮助的情况下，它必须得进行自我管理，随着树体的长高长大而不断变化张力和压力，这种自我构建的能力，远超人类工程师所能成就的一切业绩。

我看到，树并不都是能长成笔直向上的。生长在开放空间的树倾向于向四周舒展铺张枝丫，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子。暴露在山坡、高山草甸中经受狂风暴雨的树木，则通常枝丫弯曲，模样稀奇古怪。而生长在森林里的树大多笔直向上，用努力向上的生长来争取阳光。

不同的树，有不同的生存法则。旱季来临，很多树种会掉落树叶，以减少对水分的需求量；而一到雨季，它们发达的根系就会吸收大量的水分，使叶子再长出来。我在南方看到高大的榕树，在地上张开无数巨大的“爪子”并深深抓向地下，形成盘根错节的粗壮气根，它们广泛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滋养得自己枝繁叶茂，冠幅广展。而有些树则会脱皮，比如桉树、法国梧桐。脱皮可以摆脱附生植物对它的缠绕、施压，从而争取到阳光和温度，它们脱掉的碎皮散落在树的周围，成为发酵变黑富含化学物质的垃圾，使其他植物难以生长，这为它自己争取了一定的生长空间。还有很多树最初不过作为林下叶层在低处缓慢生长，耐心等待高处的树冠露出一线缝隙，接受一丝阳光或者雨水，忍耐，再忍耐，漫长而缓慢的生长，成就了它们极长的寿命和细密坚韧的木质，比如罗汉松、银杏、桫椤、鸡爪槭等。而植物普遍都有顶端优势，高处有更多阳光、力量，可以开圆满的花，结体面的果，这是它们不懈向上生长的内驱力。

这一些不同，似乎已经成为树木各自生活策略的表征。

我也无数次流连于郊野、花园，目光长久停留于或热烈绽放、或淡然持守的花朵之上。那些花朵盛开时总是美的，哪怕只是独自绽放在毫不起眼的角落，也各美其美，活泼一方天地。但花期一过，或经雨打风吹，还能保持一份颜色的就不多了。

石榴花能算得那“不多”中的之一。由春入夏，绸缎般火红的石榴花瓣谢过，花蒂便坦露出来，美丽的六芒星样，如女神般守护着花蕊，在枝头上孕育果实，即使跌落下来，也模样精巧可人，丝毫没有颓败之气。

广玉兰树干高大，树叶纹理清晰呈灰绿色，终年如积薄薄尘灰。花朵常盛开于一二层楼高位置，观赏需仰视。广玉兰花盘大气洒脱，色乳白，看上去有蜡质感。偶有一瓣从枝头跌落下来，会发出“啪”的一声响。拾起来看，凋谢的花瓣已呈原木色，有漂亮的纹理，形似小舟形木制器皿。

还有玫瑰。一直开到荼靡，失去最后一滴水分，也还有型有色。我见过四十多度盛夏里的玫瑰，它一边盛开，一边干枯，有种让人敬重、哀伤、难忘的美。而金色的蒲公英、紫色的婆婆纳、地丁，则是毫不起眼的柔弱小花，虽无高枝，却也在低处自在开放，姿态清雅，与人亲切又自有价值。

如果心境足够安静，会在自然之中得到更多常识、知识，还有秘密和趣味。我曾在秦巴山区腹地的岚架山上，观察到令人难忘的两个场景，它们微观，却又让人常常想起：一处是一棵高大的槐树枝上，垂下一根几米长的“丝线”，一只寸余长的步曲虫把自己挂在这根细丝上，随着夏日微风扭动柔软的身体，轻柔跳起一种类似源自美国南部的风情“摇摆舞”，怡然自乐中毫不觉察处境危险；另一处则是在一片猕猴桃叶子上。这片叶子前端已被啃噬得只剩一根叶筋，十五只褐色和咖啡色寸余长肥硕的肉虫，整整齐齐退到这片叶子的最后一小部分，紧紧挤在一起，谁也不再轻举妄动。

修竹不受暑

陈嘉瑞

夏至到来，阳光炽烈，炎气熏蒸，中国大陆开始进入酷热时节。古时夏至来临，文武百官要放假三天，名曰“歇夏”。在没有空调的古代，自然的绿荫和凉风，尤其为人向往。诸多植物中，只有竹子在夏天格外青翠挺拔，不被暑气污染，或者隔绝暑气，宛如亭亭君子，自利利他。竹林在挺拔中舒展绿叶，遮蔽阳光，中空的茎干吸取空中的水份和热量，带来空气降温，形成特立的荫凉空间，成为人们夏天最爱的消暑地。在难以记数的植物世界中，没有哪一种植物能像竹子一样，得到国人广泛的赞誉和喜爱。几千年来，国人种竹、用竹、爱竹、咏竹、画竹，竹文化深深渗入到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东亚文明乃是“竹子文明”。

我国是竹子的故乡。我国的竹子品种众多、资源丰富，种竹用竹的历史十分悠久。《吴越春秋》引用的《弹歌》中唱道：“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可知在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竹子制作箭头用于捕猎了。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可以看到“竹”字象形符号的印痕。在新石器时期的浙江钱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200余件竹编器物，说明当时人们不仅开始用竹，而且竹编技能已十分娴熟。

竹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用和伦理美学两个方面。提到物用人们首先会想到“竹简”，孔子当年就有“韦编三绝”的佳话。在魏晋以前几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人们都是在“竹简”上写字、刻字、著书立说的。最早的文献如《尚书》《礼记》《论语》等经典，都是通过竹简得以保存。竹简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传存及中国书法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竹子用于建筑，历史相当悠久。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时，大量使用了竹子；《三辅黄图》载汉代的甘泉祠宫就是用竹子构筑而成的；宋代王禹偁在湖北黄冈做官时自造竹楼，并作《竹楼记》，其中对竹楼的音响效果写道：“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声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所助也。”在南方竹乡，尤其是岭南，竹楼是寻常百姓的传统居室。清沈日霖在其《粤西琐记》中称粤西“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后来的科研测试表明，竹子的力学性能非常好，有一种竹子有“植物钢铁”的美称，因此人们可以用竹子代替钢筋，浇筑混凝土。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从郑板桥的《兰竹图》中受到启发，设计建造高达315米、70层的“仿竹杰作”中银大厦，巍然屹立于多台风的香港，像竹子一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此外，竹子和音乐有着天然联系，传说皇帝定音律就是通过竹管完成的。资料证实，自周朝以后，历代使用竹定音律。古时称音乐为“丝竹”，有“丝不如竹”之说。在唐代，就称乐器演奏者为“竹人”。中国的管音乐，实际就是竹管音乐。千百年来，竹子的功用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对此，苏东坡感慨地说：“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竹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突出地表现在它的精神层面上。竹子四季青翠、挺拔雄劲、潇洒脱俗、婀娜多姿，其清雅秀美的姿态，具有多方面的观赏性。门前后院，山脚林间，有翠竹三五，修篁几丛，清风徐来，满院飒飒，细雨而过，翠逼人眼。竹子和各种植物都能和谐相伴，山有竹则山青、水傍竹则水秀。竹子是美的化身，长在哪里，便给哪里带来超凡的风韵；生在哪里，便给哪里染上脱俗的情趣。同其它植物相比，竹子身上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它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依依君子德，无处不相宜”。竹子身上的许多特点与人的审美趣味相契合，渐成理想人格的化身，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诗经.卫风》中说：“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赋予竹子以人的精神和道德情操。《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应该是最早关于竹子人格化的记载。屈原在《离骚》中有“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的诗句。从晋代的阮籍、嵇康、刘伶等竹林七贤开始，到唐代的孔巢父、李白等竹溪六逸等，文人士子们寄情于竹林篁韵之中，沉醉在红尘喧嚣之外，赋竹、吟竹、赞竹，成了时尚。渐渐的，人们总结出竹子“七德”：竹身挺直，宁折不弯，是曰正直；竹虽有节，却不止步，是曰奋进；竹外直中空，襟怀若谷，是曰虚怀；竹有花不开，素面朝天，是曰质朴；竹超然独立，顶天立地，是曰卓尔；竹虽曰卓尔，却不似松，是曰善群；竹载文传世，任劳任怨，是曰担当。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有关竹子的典故辞赋层出不穷。《太平御览》载，晋代大书法家王徽之平生爱竹，曾“暂寄人空宅住，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同代的戴凯之爱竹研究竹，写了一部描述70多种竹子性状的《竹谱》，这是我国最早以四字韵文写就的一部植物学专著。王羲之在兰亭修禊，十分高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陶渊明十分憧憬他的《桃花源记》中“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王维在《竹里馆》里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独啸”的诗句。白居易晚年的洛阳家园，“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柳宗元在《竹》中用：“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写竹亦写己。苏轼慨叹“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郑板桥在自己《竹石》图上的题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难还坚挺，任尔东南西北风。”通过竹子抒发自己的心志秉性。

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枝叶柔柔，满目青青，清秀俊逸的修竹之美，倾倒无数丹青大师。唐宋以来，竹画名家人才辈出，唐代的王维、吴道子，五代的黄筌、徐熙、李煜，宋代的文同，元代的赵孟頫、倪瓒、李衍，明代的宋克、王绂、夏昶，清代的郑板桥等等，都是一代名家。其中画竹高手首推文同，他是大书法家苏东坡的表兄弟，画竹叶分阴阳，“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苏轼评价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道尽中国诗文书画内在联系。文同画竹屡请苏轼题识，于是“文画苏题”成为美谈，“湖州竹派”长盛不衰。画竹另一要人当数郑燮，他一生擅画墨竹，“日间挥写夜间思”，每画必题。画一竿竹，题“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以诗言志；画两竿竹，题“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喻世间人情；画一片竹，题“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抒发一介官吏思民疾苦的悲悯情怀。诸多大家中，有人擅写晴竹、有人擅写雨竹、有人擅写风竹，有人擅写雪竹，竹子的风、晴、雨、露，春、夏、秋、冬，诠释了人们丰富的感情色彩和精神境界。

“千古虚心尊此老，九州高洁拜先生。”“宜和竹论虚和实，不与谁争高与低。”竹是东方美的化身，松、竹、梅是“岁寒三友”，梅、兰、竹、菊为“四君子”，竹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千百年来，中国的竹文化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将继续发挥深远的影响。

车轮下的麦香

万小佐

五月的风，轻轻吹过金黄的麦田，金黄的麦穗在热浪中翻滚，夹杂着阵阵鸟鸣，仿佛奏响一首丰收的歌谣。

当“快黄快割”的声音在田坎与麦浪中上下鸣叫，田间里，山梁梁，黄土地中父辈们又一次挥舞着镰刀，用汗水书写“龙口抢食”热火朝天的盛景再次上演，不觉得又是一年麦熟季。

高新区洪家沟村，位于高新西部，随着城市化进程节奏加快，周边很多人都进城发展。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人，在田间耕作的人里已经很少看见年轻的身影。我从这里走出去，由于自幼生活在这里，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均有着深厚的感情。童年的经历，家乡的人，家乡的情已经深深根植于我内心深处。

下午，汽车混合着汽油味，在太阳暴晒下缓缓驶向老家，带着清凉的回忆感受老家这熟悉的土地，深刻感受到：“农村是穷人眼中的荒凉，是富人眼中的天堂，是诗人笔下的远方，是游子心中的故乡。”

父亲已经早早地站在院坝里，手中的镰刀早已放下，他拿着晒耙正在铺麦穗。一抹淡淡的微笑和满眼的期待在他眼中闪烁与轻微地流动。他知道，我的到来，将会为今年的农忙收麦带来一种新的脱麦方式。

我停下车，走下车门，轻轻抚摸着扎成捆的沉甸甸的麦穗，看着那喜人的麦芒，我深吸一口气，那浓郁的麦香扑鼻而来，让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跟随父亲收割麦子的日子。

那时，父亲总是挥舞着镰刀，将一片片麦子割倒，汗水湿透衣背，滚烫的汗珠流向黄土地。而我，则跟在他身后，捡拾着遗漏的麦穗。那时的我，对收割麦子并没有太多的感触，只是觉得这是一项繁重的劳动。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逐渐明白了父亲的辛苦和无私的付出。

上周，年迈的父亲说麦子割了，要脱麦粒。考虑新买农具脱麦粒不划算，我决定用汽车轮子碾麦子，帮助父亲收庄稼。和父亲沟通好后，父亲把麦子整齐放在家门口院坝中，我调整好车轮的方向，向麦穗反复压去，麦穗发出沙沙的声响，那饱满的麦粒滚落而出，此刻传统与现代耕作方式融合，这场景，这声音，是自然舒心的乐章，是父子合力抢收庄稼无比激动的乐章。

只见父亲在车后，不断翻捡麦捆，改麦腰子，更换新的麦把。母亲看着我们忙碌的身影，看着满地金黄的麦粒，眼中也闪烁着幸福的光芒。透过后视镜，看着年迈的二老不辞劳苦，看见媳妇在一旁帮忙，我也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幸福。夕阳下，泛着金色的麦粒在满院成堆，逐渐装进口袋，洋溢在父辈们脸上是无比幸福的笑容。

我不断地回味和感悟今天的劳作，在梦中，车轮在滚动，麦穗在翻腾，满院的麦粒散发着浓浓的麦香，我深深地感受肩膀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和被岁月拉长的亲情。

栀子花开

朱合玲

阳台洁白的栀子伴着晨露，芬芳逼人，整个屋子都是它的味道，香气扑鼻而来，挡都挡不住。

这几天去菜市场，频频看到老妈妈提着一篮子栀子花叫卖，香气弥漫了整条街。尽管我一边急着买菜一边赶着上班，可还是忍不住停下脚步，买上几朵。

那一篮雪白馨香的栀子花，把我带回儿时村落。儿时的村庄，到这个季节，屋前屋后都是栀子花竞相开放。我和小伙伴们爬到树上去摘，一大把一大把扔到满地都是。每每被父亲撞见，就会嚷我们：“你们这些娃儿都是败家子，这些花拿到街上就能卖钱啊，放到屋里也香嘛，摔到满地都是。”父亲一吵，小伙伴们一哄而散。父亲会黑着脸喊住我，让我回家拿一个挎篮，把满地的花儿捡起来，然后他爬上树，摘满一篮子花，挎回去让母亲第二天去街上卖。

于是，第二天等母亲回来时，我和哥哥姐姐就像过年一样，会吃到油条或者一把瓜子儿，食物的香气伴着栀子花的味道，那是多么幸福的童年啊。

后来我长大了，家里条件好了些，到了栀子花开的季节，我和姐姐去摘花，父亲不再说什么，而是给我们找一些喝完酒的酒瓶子，把花儿插在里面，放在木桌上，顿时，淡香飘过青瓦土墙，香满了整个农家小院。父亲坐在大门前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母亲则闻着花香，在昏黄的灯下为我们做针线。我取下几朵栀子花，让姐姐给我戴在头上，我们一块在院子里玩过家家的游戏。

玩到起兴时，姐姐也会淘气地给母亲戴上一朵，可母亲总是摆摆手说：“快拿开，快拿开，那是你们女儿家的事儿，我老了，戴到丑人。”说这些的时候，母亲虽在微笑，可脸上尽是落寞。后来才知道，母亲当年算是富家闺女，在大集体的表演队里唱歌跳舞，有个干部看了母亲的表演，送给她一朵栀子花，为她而痴，只是，缘分过尽各自天涯。后来母亲嫁给了贫穷的父亲，一间土房，几亩荒田，开始了白手起家的生活。

这些事我一直不知道，直到母亲去世后，才从我姨口中得知。母亲生前从没有念及有这样一段故事，即便是父亲待她冷淡的日子，她也从没后悔过，而是全身心地养育她的儿女，只字不提那一段花香。如今我爱栀子，可能也源于母亲此生的情感，源于母亲对儿女深深的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老家满树满树的栀子依旧开得洁白，只是摘花的父亲，卖花儿的母亲已不再。当年那个小姑娘也早已远离家乡，为妻为母、养了一阳台的花儿。